

# 天崇拜传统 与天主教名称的由来

雍正江

中国传统文化对天的崇拜源远流长，自夏、商、周以来已形成完整体系，并深入社会各阶层。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思想也非常重视对天的崇拜，《礼论篇》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在儒家经典中有把“天”解释成天命、天理的倾向，如“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生德于予”、“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之谓性”、“尽心知性，尽性知天”等。这种天的含义中带有重视天，但更强调人的意味，为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们广泛接受。中国历代统治者也把自己的政权与天联系起来，君权神授，神即天，皇帝于是自称“天子”，行使权力称之为“承天命”或“奉天承运”，称反抗者为“逆天而行”，而反抗者则标榜“替天行道”，等等。

天崇拜的官方行为表现是“祭天”。早在炎帝、黄帝之前，曾有过天皇、地皇、人皇时期。以天地人命名时代，揭示出那时的人们已经在祭天、祭地、祭祖先了。远古时期的一些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的玉琮、玉璧，这些精美的玉制礼器正是用于祭天祭地的。最早记载祭祀天地活动的文献是4200年前的《五藏山经》：“密山，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飧。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密山之玉荣，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栗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飧；君子服之，以御不祥。”中国的祭

天传统一直延续了数千年，历代帝王都把祭天活动限定为皇家活动。明清时期的北京，每年特定时间，皇帝都要率领文武大臣在天坛祭天，祈愿苍天护佑。

在中国民间社会，天具有最大的神秘力量。明清以来，中国广大老百姓家的厅堂上普遍悬挂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天”居五字之首便是证明。天带有人格性，如“天神”、“天帝”、“老天爷”等。当人们在农业收成、家庭祸福、个人吉凶等方面遇到了无法预测或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求天保佑便成为人们最后的方法。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最高权威，尽管朝廷将祭天活动据为己有，但老百姓仍通过自己的方式从事各式各样的敬天活动，希望通过自己的虔诚或其他方式来感动天。

古人崇拜天的痕迹通过日常用语流传至今：天才，天赋，天赐良缘，天作之合，天庭饱满，天资聪明，天经地义，天生丽质，天之骄子，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听天由命，天命不可违，顺天倡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伤天害理，天理难容，天诛地灭等，不胜枚举。

中国人的天崇拜实质上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自然宗教，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所接受，祭天、敬天分别是这种自然宗教信仰的官方和民间的表现形式。也正缘于此，在古代中国天文历算特别受到重视。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最早传入我国是在元朝。蒙元时期，欧洲君主和罗马教廷

多次派遣天主教方济各会或多明我会修士组成的使团来华,目的是与蒙古修好并在蒙古帝国传教。罗马教廷在蒙元时期派遣传教士东来只是初步尝试,成效不大,而16世纪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无疑开创了中国天主教史的新阶段。此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从未间断。

利玛窦入华传教何以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力效华风”和“融合儒家之道”,走了一条天主教儒学化、中国化道路。1578年,耶稣会印度和日本教务巡阅使范礼安去日本前,在澳门小住一年,研究中国国情。他认识到,要到中国传教,首先要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于是他从国内调来罗明坚、利玛窦等40余名优秀传教士,在澳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典籍文章,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范礼安坚持要传教士学习中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那么利玛窦儒化基督教则为大规模传教铺平了道路,利玛窦因此成为明末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在华传教事业的开拓者。1582年,利玛窦到达澳门后,就努力学习和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通过学习,利玛窦感悟到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礼俗,处处表现为一个向往仰慕中国教化的洋人,以此博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同情而乐意与之交往,再潜移默化地向中国士大夫传播天主教教理。这种传教策略,康熙皇帝称之为“利玛窦规矩”,现代研究天主教史的中外学者们则将其概括为传教士的“适应策略”。利玛窦的“适应策略”是基于在

与士大夫的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对中国文化传统与现状的深刻认识。

初入中国的利玛窦设想使基督教“佛教化”,冒充佛门的一支而博取民众的好感。利玛窦等传教士曾剃去头发,穿上僧衣,成了名副其实的“洋和尚”。不久,利玛窦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不是佛教或道教,而是儒学。儒学是维系国家政体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民众信仰之基础,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种外国宗教若想在中國落脚生根,必须与儒学认同。于是利玛窦在士大夫瞿太素帮助下,开始“排佛补儒”,研读中国儒学经典,熟读四书五经,与人交谈常常引经据典,令中国的士大夫称奇。他自己号称“西儒”,穿儒服,说汉语,与中国士大夫交往甚密,连生活也中国化了。

天主教传入中国,如何让天主教所言造物主为中国人所理解,利玛窦等人费尽心机。传教士曾采用音译,把拉丁文的Deus翻译成“陡斯”。这种译名过于西化,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上至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都感到莫名其妙,无法接受。通晓汉文的罗明坚、利玛窦等人意识到“名分”不清影响了天主教的传播,若不能给造物主取一个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名字,天主教的传播将举步维艰。中国人自古便有天崇拜传统,无形的“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若将造物主与“天”联系起来,最符合中国人的信仰传统,也与天主教不尊偶像的教义相符。据学者考证,罗明坚最早使用“天主”(《史记·封禅书》)这一中国术语翻译造物主之名。利玛窦继承罗明坚的译法,发扬



利玛窦

光大,后来还发现“上帝”(《诗经·大雅·大明》)也是很好的译法,将“昊天上帝”与“天主”等同,“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于是“上帝”、“天主”开始并用。

正名分之后,利玛窦开始移花接木,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崇拜传统阐释成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信仰上帝。他借用儒家用语,如“昭事上帝”等,说明中国人对上帝的崇拜。古书中“祭天”、“敬天”、“事天”都被利玛窦解释成古人崇拜上帝的活动。儒家最重孝道,利玛窦附会说:孝道要尽三个方面的义务,即向至高无上的天父——上帝尽孝;向一国之君——君主尽孝;向生身之父尽孝。

利玛窦借用儒学来阐释天主教教义,却发现儒学与基督教存在诸多对立之处,必须有为有不为。于是利玛窦不急于翻译《圣经》,而是以“天主”之名,先写《天主实义》等著作,有选择地介绍基督教知识,回避矛盾,调和儒学与基督教。他直言不讳地说:“把孔子这位儒教奠基人留下的某些语焉不详的字句,通过阐释为我所用”。1595年,《天学实义》在南昌初版,即受到中国学者的欢迎,其生前重版三次,后改名为《天主实义》。在这部著作中,利玛窦找出中国古代经典中有“上帝”、“天”的字句,如“执兢武王,无兢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祈”(《周颂》),将它们解释为“天主”,说“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利玛窦还采用了中国文人所熟悉的无类比附,“邦国有主,天地独无主乎?国通于一,天地有二主乎?”利玛窦在向士大夫介绍天主教基本观念时,采用儒家思想所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例如利玛窦以道德论证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吾不待学之能,为良能也。进天下万国有自然之诚情,莫相告而皆敬一上尊。”这是说世界各民族对于上帝的信仰,都是发自内心的“良能”而不假他人。

《天主实义》一书的畅销,使“天主”一词为士大夫所接受。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明朝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启读了《天主实义》之

后,转而信教。李之藻把传教士所传科学和宗教总括为“天学”,天学之要义与儒家学说一致之处便在于“知天事天”。杨廷筠也认为天主教思想和儒家思想可以融会贯通,“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中华先圣之学也。诗书所称,炳如日月,可考镜也。自秦以来,天之尊始分。汉以后,天之尊始屈。千六百年天学几晦,而无有名其不然者”。杨廷筠不仅认为天学在儒学经典中已经失落已久,而且中国传统思想有不足之处,“古来经典,只教人钦天奉天,知天达天,未尝明言何者为天。”杨廷筠认为利玛窦等人自海外带来的西学“以万物本乎天,天惟一主,主惟一尊,此理至正至明,与吾经典——吻合。”

罗明坚、利玛窦将造物主译为“天主”、“上帝”也逐步为大多数传教士所认同。1628年,教廷代表在北京作了一些调查,决定自1629年起禁止使用“上帝”和“天”,也不使用音译,只用“天主”一名。1633年,耶稣会会士再度集会,决定恢复使用“上帝”和“天”之名,但不使用音译“陡斯”。1643年,多明我会会士黎玉范到达罗马后即向教皇呈递了17条针对耶稣会的指控,内容涉及对造物主的称呼等。根据17条指控,经7位神学家讨论,教廷于1645年9月宣布禁止使用“上帝”称呼造物主,而统一使用“天主”一词。1693年9月,教廷代牧、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阎当颁布一封牧函,发布禁令:为统一称呼唯一真神的名词起见,只用“天主”名称,欧人用的“陡斯”或中文里的“天”和“上帝”一概除去。几经周折,教廷和各传教会最终接受将造物主的名字定名为由罗明坚、利玛窦首译、带有中国色彩的“天主”。

通过士大夫和传教士的推广,“天主”之名也流传到民间,为教民所欢迎,约定俗成,从元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的新派别(相对于唐代传入的“景教”)被正式称为“天主教”。天主教名称的确立是又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

## 天崇拜传统与天主教名称的由来

作者: [雍正江](#)  
作者单位:  
刊名: [世界宗教文化](#) PKU|CSSCI  
英文刊名: [THE RELIGIOUS CULTURES IN THE WORLD](#)  
年, 卷(期): 2005, "" (3)  
被引用次数: 0次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zjwh200503016.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jzjwh200503016.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7dd3661d-222d-498d-99c9-9e4d007093a9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